

第七章 原住民女 微光入魂

《姑嫂塔下》

杨新辉

清廷海禁一禁便是近十年。

康熙元年至康熙十年,台海之间如同隔着一道天堑,官方不通,私渡犯禁,无数闽南人滞留台湾,归乡无期,老死孤岛。

阿海在台江的垦荒渐渐安稳,稻田丰收,屋舍建起,可心底的乡愁,却像台江的潮水,一日更比一日汹涌。他依旧每日对着西方凝望,依旧夜夜抱着那半块双鱼木牌入梦,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风霜,却没有磨平他归家的执念。

变故,发生在一个台风肆虐的夏日。

彼时,郑军残部在岛内艰难支撑,粮草短缺。阿海念及故土情义,驾着一艘小船,为山中的残部运送粮谷。谁知行至半途,台风骤然来袭,黑云压顶,巨浪排空,小船在狂涛中如同一片落叶,瞬间被打翻。

阿海再次落入冰冷的海水之中。

黑风浪的恐惧还刻在骨血里,此刻体力渐渐耗尽,意识开始模糊。他以为,这一次,真的要葬身海底,再也见不到亲人了。

就在他即将沉入海底的刹那,一艘轻巧的独木舟,迎着风浪疾驰而来。舟上,是一位身着原住民服饰的姑娘。她皮肤黝黑,眼神清亮,动作矫健,不顾狂风巨

浪,奋力将阿海从水中拖上独木舟,拼尽全力,将他救回了岸边的山居。

姑娘不通汉语,阿海也不懂原住民的语言。

可善意,从来不需要言语。

姑娘烧火做饭,将最温热的薯粥端到他面前;上山采药,将捣烂的草药敷在他的伤口上;夜里守在他的榻边,为他驱赶蚊虫,遮挡风寒。她用最淳朴、最赤诚的善意,温暖了阿海在异乡漂泊多年、孤绝冰冷的心。

阿海伤势渐好,也渐渐发现了一件让他心头一颤的事。

部落里本没有闽南人烧香祈福的习俗,更无人会去那座汉人修建的国姓庙。可他好几次无意间撞见,这位救了自己性命的姑娘,会悄悄避开族人,独自一人,往国姓庙的方向走去。

她不懂繁复的礼仪,也不会上香的规矩,只是学着汉人的模样,静静站在庙外,朝着神龛的方向,低头伫立许久。

她不求自己平安,不求富贵顺遂,只是在替阿海祈福——祈他故乡亲人无恙,祈他来日能归家园,祈他余生不再受风浪之苦、离别之痛。

她把一份不敢言说的心意,藏在本不属于自己的信仰里。

这件事,悄悄落在阿海眼里,重重砸在他心上。

他一生历经风浪、生离死别、异乡漂泊,早已习惯了苦,习惯了硬撑,却从未被人这样笨拙又虔诚地放在心上。

一个连祈福习俗都不懂的姑娘,却愿意为了他,走进陌生的庙宇,替他遥寄乡愁、祈求平安。

阿海望着姑娘远去的背影,指尖摩挲着贴身的双鱼木牌,心头翻江倒海。归乡的执念如刻入骨血的刺,泉州湾的海风、姑嫂塔的铃音、阿珠与阿秀的眉眼,夜夜在梦中纠缠。

可海禁如铁,海峡似堑,十年光阴已磨平归乡的奢望,他甚至连亲人是否尚在都无从知晓。

姑娘的善意如台江的暖阳,焐热了他漂泊半生的孤寒,那笨拙却虔诚的祈福,是他在异乡从未得到过的温柔。他蹲在国姓庙前,对着西方深深叩首,喉间发紧:阿珠,阿秀,若此生真的归乡无望,我便在这台江落地生根,守着对你们的念想,好好活着。

部落里的人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,姑娘的父母更是心疼女儿的痴心,又怕耽误了她的年华,便主动托了通晓汉语的族人,向阿海表明心意,希望他能娶姑娘为妻,安稳度日。

一边是故土数十年的生死牵挂,是刻在血脉里的归乡执念;一边是异乡救命之恩,是默默为他上香祈福、跨越习俗的真心。阿海心中百般挣扎。

海峡阻隔,归乡无期,岁月不饶人,他不知自己还能不能等到重归泉州的那一天。姑娘有恩于他,有心于他,以诚待他,他既已难归故里,便只能顺从天意,在此安身立命。

部落里为他们简单置办了婚事,没有隆重的仪式,却有族人最真诚的祝福。篝火映着两张历经苦难的脸,姑娘眼中满是安稳,阿海心中却藏着一丝对故土的亏欠。

他娶了这位救他性命又悄悄为他上香祈福的原住民姑娘,在台江落地生根,娶妻生子。

他从未忘记故土,从未忘记泉州的亲人。

他教儿女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,唱泉州湾的渔歌,讲宝盖山的传说,讲姑嫂塔下守望的故事。他告诉孩子,他们的根在泉州,在那座矗立千年的古塔之下。

那半块双鱼木牌,他依旧贴身珍藏。

双鱼相望,隔海未合,却心心相印,从未分离。

他知道,海的那一头,一定有人,还在等他。

第八章 闽南灯火 一世守望

岁月如泉州湾的潮水,悄无声息,漫过了数十载春秋。海风依旧,塔影依旧,可当年襁褓里的婴孩念海,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,长成了顶天立地的汉子。

阿珠与阿秀这辈子被大海伤透了心——丈夫走了、兄长走了、公公一去不返,三座望不穿的大海,压得她们一生不敢喘息。自念海懂事起,两人便暗暗打定主意:绝不让这孩子再踏船、再讨海、再把命交给风浪。

她们不愿念海走爷爷、父亲的老路。于是,她们把一身渔家活命的手艺,尽数教给了儿子。

清晨退潮后,姑嫂二人牵着念海,在滩涂上拾贝壳、撬淡菜、捡鲜鱼;回到家中,便在灶台前手把手教他做最地道的闽南小吃:剁鱼糜、揉鱼丸、卷鱼卷、调面糊、煎海蛎煎。刀工、火候、咸淡、揉劲,一招一式,一丝不苟。

阿珠总说:“手艺人饿不死,守着灶台,就守着平安。”

阿秀也跟着叮嘱:“塔下有烟火,比海上安稳。”

念海乖巧听话,从不多问,只默默记在心里。他从小看着母亲与姑姑日日登塔守望,看着她们鬓角从黑变白,看着那盏老屋灯火夜夜不熄,心里早懂了这份藏在海风里的苦。

成年后,念海娶妻生子,夫妻俩感念母亲与姑姑一生坚

守,便在姑嫂塔脚下,撑起了一间小小的小吃铺。

没有响亮名号,只摆几张木桌、几条长凳,灶上一口大锅常年沸腾,锅里滚着白白圆圆的鱼丸,旁边煎着金黄喷香的海蛎煎,香气顺着石阶飘上山,飘进塔缝里,也飘进往来路人的心间。

小店一开,便成了渔村最温暖的落脚处。

往来渡海的渔民、赶路的客商、登塔祈福的乡人,都爱进来歇脚,点一碗鱼丸汤、一碟鱼卷、一份海蛎煎。

热气腾腾下肚,一身海风寒气便散了大半。渔民们上岸吃饭,也常顺手带上几串鱼丸、几卷鱼卷回船上当干粮;一来二去,姑嫂塔下的小吃香,竟随着船帆飘向了对岸。

而念海,也借着这份烟火往来,默默打听海峡那头的消息。每有从台湾方向归来的渔船靠岸,他都会格外热情,添汤加菜,不收多钱,只为等对方歇脚时,随口聊起对岸的人事:“台湾那边,今年收成可好?”

“可有见过泉州过去的渔人?”

“有没有听说一个叫邱阿海的人?”

问得多了,他也渐渐知道,对岸有许多和他一样的家庭,有许多和他父亲一样滞留不归的闽南人,他们也在垦荒,也在生存,也在日日西望。



可关于阿海的具体下落,依旧是一片茫茫。消息时有时无,希望忽明忽暗。

但阿珠与阿秀从不说失望。她们依旧每日相互搀扶,一步步踏上姑嫂塔的石阶。石阶被岁月磨得发亮,被她们的脚步踩出深深的印记。

登上塔顶,便朝着东方大海静静凝望。日出望朝阳,日落望归帆,风里雨里,雪里雾里,从未间断。

念海常常劝:“娘,姑姑,你

们年纪大了,我替你们等就好。”

阿珠却轻轻摇头:“你爹是从这塔下走的,我要亲自等。”

阿秀也笑着应:“兄长一日不归,我们一日不下塔。”

乡人路过,抬眼便能看见宝盖山巅那两道白发苍苍的身影,并肩屹立,面朝大海,静默无言。

塔下是烟火缭绕的小吃铺,塔上是一生未改的守望。一上一下,一生一世,成了泉州

湾最动人的风景。老屋的灯火数十年未熄,小吃铺的热气数十年不断。

灯火照归途,热气暖人心。阿珠常常摸着怀中那半块双鱼木牌,对着大海轻声低语:“阿海,你在哪儿?”

姑嫂塔还在,家还在,鱼丸还热着,我们,还在等你。”

海风呜咽,塔铃轻响。

只有那座古塔,静静陪着她们,守着一段跨越山海、藏在烟火里的深情。